



龙人作品集·奇门异士系列

正邪天下

龍尺著

貳

龙人著

正邪天下

卷二

奇门异士系列

正邪篇

人物介绍

牧野静风：一位拥有如风气势的少年，为完成师祖志愿，涉足江湖，寻找师门逆徒，不幸却魔缘不断，天下间最高魔道绝学“万法逆天”使其变为昼正夜邪……

牧野笛：一代武祖空灵子幼徒，因无意中失去童身，而无法习成“混沌无元”这种可以自全身数千万个毛孔中排出气劲的至高无上的内家绝学，而深感愧对师门，后将其子牧野静风送至空灵子门下，让其完成师门之愿。

烟雨门主：一位拥有“平天六术”之一“一见倾心”绝世暗器手法的高手。

城伯：霸天城总管，数十年来处心积虑，想谋夺城主之位，借扩展势力为由，想暗中控制刚入城的“霸天十卫”，却遭牧野静风的破坏，使其无奈之下施展出了“平天六术”之一的“裂天刀法”！以致身份暴露。

卓无名：英雄楼楼主，一位剑霸天下，值得正邪两道敬重的真正英雄，然而其却因在数十年前做下一件天地不容之事，自觉愧对天地，故此想将功补过。

阴苍：死谷之主，一位在邪道中崛起的神秘之客，因其身怀一种无人可敌的震世拳法，故此在黑道中创下了不败神话。

旦 乐： “死亡大道”的幕后之主，因其控制的杀手组织遍布天下各种行业之中，故此其势力强大与消息灵通，世间无人能比。

夕 苦： 一位不为人知的邪道高手，他的出现与消失总会给武林带来一场不同寻常的劫难。

空 灵 子： 天下间惟一能将黄帝轩辕所留的“平天六术”绝学的再创之人，可惜其将武学公布天下之时，身遭六徒陷害。

绝 心： 数十年前横扫天下的斩天神魔，无奈自古邪不胜正，被一代大侠谷风设计用“地锁”将其困住数十年，直至巧遇牧野静风，才脱身而出。

日剑蒙悦： 天下七圣之一，身怀绝世剑招，和拥有十大圣器之一的“破日神剑”。

月刀司狐： 日剑之妻，因身怀十大圣器之一的“碎月神刀”，无法与“破日神剑”共存，故此离开日剑。

武帝祖诰： 被天下间视为拥有最高武学之人，可其却因一位神秘女子所著的一部武学经典，而走火入魔，被人所擒。

风尘双子： 两位游戏红尘的绝世高手，被天下人视为七圣之二。

苦心大师： 身怀禅道最高武学之人，身受天下人敬重，因为他可以左右天下所有佛门子弟。

秦 楼： 数十年绝世高手“武帅”之女，因误会怀恨武帝，数十年间竟将一部震惊天下的武学经典“惊心诀”重编，而导致武帝走火入魔。

巫 姒： 一位身怀万毒的美艳女子，她虽身处邪道，但却为爱而付出一切。

姬 冷：死谷紫衣护卫，被视为天地间最有前途的年轻刀客，对阴苍忠心不二。

孙 密：“霸天十卫”之一，后因霸天城主被灭，对新主范书忠心耿耿，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最终却死于新主之手。

如 霜：烟雨门弟子，在其师死后，因误信霸天城主范书的甜言蜜语，委身于他，落得人宝两失。

水红袖：如霜师妹，一位性格泼辣直爽的绝色少女，因无意中巧遇牧野静风，一颗少女纯真的心从此为其而跳动。

司如水：绝世神医悬壶老人的弟子，其心性仁厚善良，医道高明，被天下正邪二道共视为再世神医。

墨乘风：英雄楼弟子，在英雄楼被灭之后，为完成楼主遗愿，以死设下圈套，引敌入伏，壮志成仁。

戴 可：青城派掌门人，身受卓英雄号召，率众进攻“死亡大道”，却在绝谷之中死于非命。

妖 刀：天下四刀之一，在绝谷之顶因力阻牧野静风而命赴黄泉。

秦月夜：素女门门主，秦楼的掌门弟子，为寻找楼主的亲身女儿，而踏足江湖。

叶飞飞：一位拥有天下十大神器之一“离别钩”的绝色少女，后成为牧野静风的红颜知己。

敏 儿：一位才智双全的绝色少女，自幼在杀手群中成长，被天下人视为“有血有肉的兵器”，而其却出淤泥而不染，在巧遇牧野静风之后，便被其如风般的气质所吸引，在牧野静风变为昼正夜邪之时，用其智慧，悟出“有情剑诀”，帮助他恢复灵智的红颜知己。

石 诛：一位拥有“魔身百变”之人，被称为“无血无肉的杀手”。

眉 儿：霸天城主的女徒，后因霸天城被灭，而沦为范书的情妇。

范 书：“霸天双士”之一，身世不明，天下间最为阴险狡诈之人。在霸天城主死后，夺其位，为提高权势，设下种种阴谋诡计，夺取各种武学奇珍，后又因得到空灵子所创的“刀剑双绝”，武功大增，被世人称为——绝世战魔。

第一章 武迷心窍

牧野静风被他一顿奚落，心中却也颇为高兴，因为如此一来，对方肯定会再说些什么。

果然，干巴老汉道：“看在你送给老儿我一壶茶的份上，我便倚少卖少，说说我的一管之窥吧。”

牧野静风正襟而坐。

干巴老汉道：“武道有如官道，也有正邪忠恶之分。先说正道吧，也就是白道，白道七圣想必你是知道的。”

牧野静风微微一笑，他只能借笑来掩饰自己。

其实他对江湖的了解全来自空灵子，而空灵子所了解的是五六十年前的江湖，江湖风云多变，谁知道最近会有什么样的变故？

好在干巴老汉是个竹筒子，有多少豆就倒多少豆。

只听得他道：“对于白道七圣，各自的说法不一，但比较多的说法自是指如下这些人。”

“其一自然便是武帝祖诰。至高无上者方能为帝，对于他的武功，武林黑白两道莫不拜服，只是他一向如同闲云野鹤，寻常人连见他一面都绝无可能。”

“另有二位就是被人并尊的日剑、月刀，日剑名为蒙悦，月刀名为司狐，但武功名望高到他们那份上的，名字就会慢慢地被世人淡忘了，记下的只有他们那可与日月争辉的刀与剑。”

“少林掌门人的师叔苦心大师虽然已闭关五年，但他仍不失为白道的七圣之一，闭关以前，他的少林绝技已是到了登峰造极之境，出关之后，想必更是可独步武林了。不过苦心大师乃得道高僧，对于江湖中的名名利利自是视若粪土，没有争欲，自然也就难以明白他的武学究竟到了什么境界了。”

说到苦心大师，他的眼中也有了仰慕之色。“咕噜”一声喝了一口茶之后，他又接着道：“还有一个圣者便是英雄楼楼主卓英雄，他在七圣中可谓是后起之秀，且有名望日渐高涨之势！”

牧野静风心道：“这些人中，师祖只提过武帝祖诰及苦心大师，不过师祖提起他们时，武帝尚未被人尊为武帝，只是当时的一个武林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而已，当时名声与自己师祖相差无几。至于苦心大师，当时是

少林历任掌门中最年轻的一位掌门人，没想到现在已是掌门师叔了。”

至于其他人，空灵子却未对牧野静风提起过。

该说最后两位武林圣者了，这时，干巴老者那桔皮般的脸上忽然有了笑容，好像遇上了天大的好笑之事，一张皱纹纵横的脸乐成了一朵菊花。

干巴老汉道：“这剩下的两位么，嘿嘿……他们可真是独成一家，别无分号！”止住了笑，他道：“不用说，他们便是风尘双子古乱、古治了。”

说完，他的脸又板不住了，咧开嘴直乐，把牧野静风弄得直纳闷。

老汉揩了一把鼻涕，然后往脚帮上边抹边道：“他们两个老兄弟的年纪虽然比我大上一截，但他们的心境只怕比我又年轻上一大截了。哎，我说，做人哪，就得做他们这样的人，那可就是越活越来劲了。”

大概所谓的风尘二子颇受他喜爱，竟发了这么多感慨，把牧野静风也逗得心眼痒痒，颇想见识见识二位倍受眼前这位老汉推崇的武林圣者。

当然，他心中好奇，脸上可不会表现出来，而是也露出心领神会的笑意，边笑边道：“嘿嘿……他们两个人哪……”笑着直摇头。

那神情，好像他昨天刚见过风尘二子似的。

这一招果然把老汉蒙住了。他道：“对武林之人，武功再高我不稀罕，就稀罕风尘双子这样的人物。他们那才叫人的日子，整日就没见他们真正的悲伤过。”

他意犹未尽地咂巴了一下嘴，喝了一口茶。

牧野静风不失时机地道：“老人家的话颇有见地，所说的武林七圣正是我生平最仰慕的人物，却不知对邪道人物，老人家你所说的是否与我所想的相同？”

老汉的笑容便没有了，他干咳一声，道：“像那样邪恶之人，武功再高，又有何用？只是作恶更多而已！”

牧野静风频频点头，以示“英雄所见略同”之意。

不料老汉却道：“邪道黑道中人神出鬼没，难以捉摸，连你们江湖中人对一些黑道巨孽仍是知之不详，何况我们这样的局外人？”

牧野静风顿时有前功尽弃之感，他相信他要追寻的几人最可能会成为邪道高手，这是由他们的心术决定的，所以老汉先前所说的白道七圣对他来说，并没有太多的实用之处！

他赶紧道：“老人家说得在理，可诸事都没有是绝对的，我想有一些邪道魔头偏偏猖獗得很，根本无视正

义的力量……”

老汉冷冷地道：“这倒不假，人说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，我看十步之内，也一样是必有恶草毒草。”

牧野静风道：“老人家的意思是……”

老汉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我越来越觉得你不像江湖中人，若是江湖中人，怎会不知离此不过三十里的地方，就是霸天城之所在？”

牧野静风心中一动，猜知霸天城一定是邪魔之城，他忙道：“这个如何不知？”

老汉站起身来，道：“霸天城这些年来，势力空前涨大，已成雄霸一方之势，不过看样子霸天城城主似乎并不会就此歇手，他的胃口倒是大得很！”

言罢，便将茶壶向牧野静风手中一递，道：“天色不早了，就此告辞。”其实此时日头才偏了一点点。

牧野静风赶紧道：“听老人家一席话，受益非浅，多谢了。”

老汉摆了摆手，笃悠笃悠地走了。

△ △ △

△ △ △

△ △ △

打听霸天城原来是如此容易——不过答话者的目光

却是怪怪的，既有一种畏怯，又有一些鄙夷。

牧野静风看在眼里却是暗暗高兴，对方如此眼神，说明霸天城的确是群魔乱舞之地。

他问明方向，便一路向西。

三十多里路，并不算远，但牧野静风不想使自己行踪太露，所以并未施展自己卓绝的轻功。

天将擦黑的时候，牧野静风行至一座小城，当他要通过城门的时候，看到城门前人头攒动，好像是在看贴在城墙上的告示。

牧野静风并不在意，他对官府中事自然是不会关心的。于是，仍是自顾向城内走去。

“站住！”

一声喝斥，两侧有兵卒突然闪出，横刀而立，挡住了牧野静风的去路。

牧野静风一愣，心想：“莫非又是兵荒马乱了不成？”

他定了定神，道：“几位兵爷为何不让在下进城？”他心想官府虽然时有腐败，但治国安邦靠的毕竟是朝廷而不是江湖中人，所以不想与官府中人冲突。

一兵卒用枪尖指着牧野静风腰上的剑，喝道：“把剑解下！”

牧野静风一愣，心想：“什么时候开始连剑也不准佩入城中了？师祖可没对我说过这样的规矩！莫非这是朝廷的新规矩？若是如此，也不便执拗。”他一人可用数种兵器，所以没有一般武林中人所共有的“剑在人在”这一类的心思。

边解剑边问道：“剑不能带入城内吗？”

“废话！你没长眼睛么？外面告示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，你却在这儿胡搅乱缠，莫非是要找打？”

那矮胖的兵丁大概刚挨了长官的教训，火气大得很。

牧野静风一听，心中怒火也“腾”地上来了，把刚解下的剑又重新佩上，冷声道：“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打我的！”

没想到几个兵丁见他如此模样，突然一下子又软了下来，陪着笑脸道：“兄弟你莫非是去角逐霸天十卫的？”

“霸天十卫？”牧野静风一怔，心中一动，道：“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”

矮胖的兵卒边打量牧野静风边道：“如果是，那么你便可以带着兵器入城，否则，一律不准带兵器进城！”

牧野静风惊愕地道：“布告上所写的就是此事？”

几个兵卒相顾一眼，声音又变冷了，道：“看样子，你不是角逐霸天十卫了！那还不老老实实在地给我滚出去！”

牧野静风心中暗道：“霸天十卫？难道这与霸天城有关？若真的如此，官府中人为黑道中人办事，岂不是官匪勾结？”

他觉得此事非同小可，当下也不顾几个兵卒的丑恶嘴脸，转身便往外走，他要去看个究竟。

好不容易才挤进人群，探头一看，只见告示上所写之内容正如兵卒所言，而落款大印赫然是“霸天城主”！

黑道魔头的印章竟然由几位吃朝廷俸禄的士兵守卫，该是何等的咄咄怪事？

再看大红告示下，又有几位兵丁在一张桌前一字排开，桌上放着一筒竹签，一个瘦得如猴一般的士兵大叫：“今日是最后一天了，如此良机，万万不可错过，若能成为霸天十卫，可谓是平步青云了。”

以下无非是一些鼓动众人前去角逐霸天十卫的话。

牧野静风心道：“这分明是霸天城城主网罗势力的手法，难道这样的事，也有人感兴趣？”

却听得身边有人悄声道：“听说前几天报了名的人，有的未进霸天城便在外围的选拔中被打伤打死了。即使进了霸天城，真正能留下来的也很少！”

又有一个人悄声道：“只要报一个名，就可以得五十两银子，这对许多揭不开锅的人来说，无疑是个极大的诱惑！许多人明知自己武功不济，也要报名，无非是要用自己的命来换取银两供养家人！”

原来那人“嗤”了一声，也把声音压低：“我看也有不少人不是冲着钱而来的，而是本身就有不正之心，霸天城这样选招人马，正合他们之意！”

“不错，人心隔肚皮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活法，有的人就是爱削尖脑袋往绝路上钻……”

倏地响起一声暴喝：“你们两个人交头接耳，鬼鬼祟祟，莫非想妖言惑众？”一军士突然跳了起来，直指牧野静风身后二人。

牧野静风回头一看，发现方才说话的两人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了，两脚踏着就想往外退！

二个军士喝道：“站住！我说今天报名的人怎么这么少，原来是你们两个小子捣的鬼！”一个箭步，冲将上来，搂刀便向两人砍去！

众人一见要出人命，都齐喊一声，四散而逃！

牧野静风不忍心看两人平白无故送了性命，便用一只脚在地上一挑一送，二粒石子立即悄无声息地飞起。

两名军士只觉脚下一麻，再也站立不住，便直挺挺地向前倒去！

落地之时，一个已磕飞了一颗门牙，另外一个牙没磕，却恰好有一块凸起的石块卡在他的腰眼上，他只觉腰部奇酸奇痛，一时竟不由自主地眼泪鼻涕齐流。

两个议论者赶紧开溜。

其他军士见状，齐齐呐喊一声，就要围上来。

却听得一声大喝：“我要报名！”

谁也不敢耽误了霸天城主的事，众军士只好强自捺住怒火，回过身来，那两个人已借此机会跑得远远的了。

军士一看，却是牧野静风。

原来，牧野静风是在一刹那间作出这个决定的，他想起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”之言，虽然他对霸天城主一无所知，但从方才的情形看来，定是有狼子野心之辈，自己假装角逐霸天十卫之后，将霸天城搅个天翻地覆也好。

如果霸天城主就是师祖的一位逆徒，那自是再好不过，如若不是，至少在霸天城内，可以知晓不少黑白两

道之事，也许还可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

他无牵无挂，所以也不用担心如此做会让人误解，不用担心因为自己的举动而使亲友有不好的名声。

一军士也着眼打量着他，仰着鼻道：“规矩听着：报名之后，一切按照霸天城主之命令行事，在角逐霸天十卫的过程中，如果死伤等诸般意外，一概自负责任。”

牧野静风静静地听着。

军士宣布完规矩，道：“姓名！”

“穆风。”

“怎么写？”

“禾白穆，风马牛不相及的风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十九。”

“父母亲友？”

牧野静风略一沉默，道：“皆下落不明。”

军士扫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兵器？”

“剑！”

“好，这是你的证鉴，这是五十两银子。你拿着证鉴进城，自有人会带你去。”

牧野静风接过证鉴与银两，然后取出二十两银置在